

忍者風太郎

〔日〕万城目学／著

王博／译



忍者風太郎

【日】万城目学 著

王博 译



TOPPINPARARI NO PUUTARO by MAKIME Manabu

Copyright © 2013 by MAKIME Manabu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

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& Animated Picture Co., Ltd.,

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KIME Manabu, Japan

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 through Bardor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wa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12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忍者风太郎/(日)万城目学著;王博译.

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17.10

ISBN 978-7-229-12054-2

I. ①忍… II. ①万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1198号

忍者风太郎

RENZHE FENG TAILANG

【日】万城目学 著 王博 译

责任编辑:邹禾 许宁 魏雯

装帧设计:谢颖工作室

封面图案设计:龟苓膏

责任校对:郑葱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:19.5 字数:451千

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054-2

定价:79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	40
第三章	84
第四章.....	126
第五章.....	228
第六章.....	269
第七章.....	327
第八章.....	434
第九章.....	474
终 章.....	603

第一章

原本，不该是这样。

到底在哪儿出了错，才落得这般进退两难啊。面对眼前一筹莫展的困境，我只得苦笑。微微翘起几乎失去触感的嘴角，勉强摆出笑脸，虽然并没有丝毫可笑的事情。

真是的，我到底在哪儿搞砸了？感觉身体快要被吸入地表一般，一股沉重的力量越过腰际往上蹿动，眼皮自然而然地往下耷拉，是困了吧。我边想着边轻轻闭上眼睛，该回忆起来的事明明一大堆，然而偏偏我的脑海中却骤然浮现出一颗大蒜的画面。

不错，一颗大蒜。

万恶之源，就是这颗大蒜。

那天，我吩咐黑弓去集市买蒜头，可那家伙却买了些大蒜回到驿站。

“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，就忍不住买下了。”黑弓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采，还把粘着泥土的大蒜置于手心向我炫耀。



“这么大个儿的很少见哦，你看，差不多拳头一样大。”

“但我没要你买这个。”

“蒜头啊大蒜啊不都一样嘛，赶紧准备，完了把剩下的煎了吃，这么大个儿别浪费了。”

“确实个儿大啊。”对这家伙漫不经心的提议，我也不禁心生感慨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当时真该给他屁股一脚，再打发他回集市重新把蒜头买回来。过去修行中的教诲可不是随随便便定下的。叫你使用蒜头照办就好。那时候如果老老实实照着做了，如今怎么也不会惹上这麻烦事儿。

从前的忍者十分注意自己身上的气味，平日就不会吃什么大蒜，更何况眼下还有这么重要的任务。可那个终日以血洗血、纷争不休的天正时代成为过往，如今已进入了太平之世庆长。记得在柘植屋苦心修行期间，村中一位已鲐背之年的长老会时不时来露上一脸，当他听闻我是文禄年间生人时，说道：“生于永禄年之前的忍者还像点样子，之后全是些无可救药的歪瓜裂枣。天正年间出生的技艺差，文禄年间出生的不光技艺差，脑袋还不好使。”看他嘴里仅剩的一颗牙齿坚强挺立着，我认为这评论虽刺耳辛辣，但也不失为慧眼独具。

时光荏苒，万物流转，随着旧貌换新颜，古往的教诲渐渐被遗忘。蒜头不知何时换成了大蒜，而忍者也变得迟钝而愚笨，但这些无可奈何又都源自长久且平稳的和平时光。

黑弓下到驿站的厨房，飞快地把煎好的大蒜盛在碗里拿了回来。屋里弥漫着特有的香味，我们三下五除二吃得干干净净。其间我还背着黑弓，多吃了一口。

“你刚刚去集市的空儿，常世来了一趟。”

我从怀中取出折成三角形的纸片，放在地板上。

“哦，今天也来了啊，在下还想见见呢，因为之前都没怎么聊。”

黑弓从行李里取出玻璃容器，小声说道。

“那家伙和往常一样，可怜巴巴的。”我向黑弓投去怜悯的目光。

我将纸片中的粉末倒入容器底部，接着黑弓缓缓地将水注入容器，于是砌成小山形状的粉末渐渐溶化，水慢慢变浑浊，最后我将之前准备好的大蒜沉入容器中。

“常世大人有没有提到在下？”

“没，什么都没说，她只是来送药而已，已经回大坂了。”

“已经回去了啊。”黑弓无聊地嘟囔道，顺势横卧在地板上。

接下来我也躺下，两人休息了约莫一刻。

驿站外不知何处传来钟鸣，我缓缓睁开眼，伸伸腿，拨开竹帘，时辰正值傍晚，西边天色暗红，半空挂着一轮新月。

“药应该已经浸透了吧？”

黑弓起身，观察着玻璃容器底部。

“薑头的话早浸透了，大蒜就不知道了。”

面对我的调侃，黑弓不为所动，从容器里取出大蒜，熟练地切成两等份嗅了嗅。

“哇，这味儿厉害。”

黑弓紧锁眉头，慌张地放下大蒜。

我用怀纸^①把大蒜包起来，在上面插入二十根左右的短针。

所有准备完成后已入夜，我和黑弓早已换上深蓝色忍者服，脸上也涂满黑炭。为避免被驿站内的人察觉，我们将住宿费置于

①怀纸：放入怀中随身携带的小张和纸。



地板上，从天窗离开了驿站。夜半，我们映着月光屈身在房顶上飞快地移动，掠过一轩轩房顶，出现在街道尽头的寺庙前，纵身一跃跳入院内。眼前数棵高耸的松树的倒影映在正殿前方，我们穿过内庭，到达松树树根前，紧接着一口气朝树顶爬去。

虽然我攀爬在前，但黑弓却先于我登顶，这家伙的身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自身勤于修行自不必说，在海上练就的一身迅敏更是让我自叹弗如。

“在下不太喜欢这里的风景。”

本殿的屋顶远远地落在我们脚下，黑弓于松树顶端环视四周，小声嘟囔道。

天空一片漆黑，稀稀落落的繁星点缀其上，我向四周眺望，眼底远山的乌黑倒影围绕盆地四周。

“你不就是想看这个才会来的吗？”

“在下想看的并不只是山，最好从这里还能看到大海。”

“大海就那么好吗？”

“面对着大海，烦心事可以全部抛开。只有山的话，我就会莫名其妙地胡思乱想。”

打出生以来，我从没看过大海。和从海的另一边远道而来的黑弓相比，我所认知的世界只有狭小的伊贺一国而已。

“我话先说在前面，千万别引起火灾。”

“在下明白。”

“你装了几个？”

“五个。”

“五个？太夸张了吧，两个都嫌多了。”

“因为这次要战斗嘛。”

“战斗？你等一下，忍者是不需要战斗的，好吗！所谓忍者，

顾名思义，静静地来悄悄地去。我说黑弓啊，现在我给你讲讲从柘植屋听来的关于伊贺最强忍者的传说。主人公唤作上野彦，他终其忍者生涯，不持刀不配手里剑，手无寸铁游走于敌阵中，却每每又能成功地执行任务。所以说造成骚动而导致自己不得不拔刀战斗的忍者，是不称职的。像上野彦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敌营，完成任务后再悄无声息全身而退的忍者才算个中高手，你懂了吗？”

听完我义正词严的训诫，黑弓满脸不以为然，无聊地取出腰间的打火石敲得啪啪啪作响。

“哎，这次任务我怎么非得跟你组队啊。”

“没办法啊，在下原本还想和常世大人组队呢。”

突然，远处传来的敲击太鼓的巨大声响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远方城门处的篝火将夜晚点亮，白天在城内上工的苦力们仿佛受到震耳欲聋的太鼓声的驱赶一般，络绎不绝地从城门蜂拥而出。

“忘记告诉你了，城里不光百，蝉那家伙也在。”

接下来一瞬，黑弓向我投来惊愕的目光。

“难不成你早就知道，才故意选择今天行动？”

黑弓低声问道。

“嗯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”

太鼓的敲击声突然中断，巨大的城门缓缓关闭。两名门卫表情严肃地在城门两侧站定，城门下传来结束一天工作的苦力们聒噪的寒暄。

“开始吧。”

“Boa Sorte，风太郎。”

黑弓忽然念叨起奇怪的话语。

“你那是什么啊？”



“大海的另一边使用的语言，意思是‘祝好运’。”原来如此，我嘟囔道。

我背对后方的大山站起身来，死死盯着巨大天守阁^①的倒影，随即脚蹬树干跃起，飞翔于半空，风声在耳边呼啸。我一口气从树顶直落而下，在寺庙本殿的屋顶上着地，紧接着再次迈开步伐，向那漆黑的巨大倒影飞奔而去。

*

远方响起犬吠。

听到第三声时，我从落脚的屋顶跃下，护城河随即映入眼帘。听到第四声时，我无声潜入护城河架桥下方。接下来连续听到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声犬吠，其间，我不停在桥墩之间穿梭，当最后第八声犬吠响起时，我越过足有三间^②大小的护城土木堡，进入了二之丸。

与城门正门不同，护城河架桥处只有一人看守。对方当然不会察觉到我的存在，不要说注意桥下的动静了，那看守甚至还晃悠悠步履蹒跚。因为我早就向他射出一根吹针，那吹针正是之前扎在用麻药浸过的大蒜上的短针。如果药效过猛，把那看守扎晕，行动便会顷刻失败，所以常世准备的是仅会让意识瞬间恍惚的麻药。就因为这药的调配需要精确掌握分量，先前常世还跟我漫天要价，但考虑到任务完成后的报酬，这药钱不过九牛一毛而已。

“大坂怎么样？”白天我问来送药的常世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。”她轻描淡写回答道。

然而常世离开后，驿站老板在地炉边凝视着常世离去的背

①天守阁：城楼，即设在城中心的高大瞭望楼。

②间：日本长度单位，约等于1.818米。

影，相当不满地嘀咕道：“你和那小美人儿认识啊？”

我故意不搭理，但他却像误会了什么似的，手肘杵在盘着的膝盖上，不高兴地说道：

“这年头是咋了，怎么受欢迎的都是像你这种长得像豆芽菜的男人。”

常世的药出乎意料的奏效，这钱花得也算物有所值。向架桥看守射出吹针后，片刻间那男人的眼神便涣散起来，趁此良机我毫不费力地潜入二之丸城墙，再穿过权贵们居住的宅邸，最后沿工坊小屋的屋顶来到护城河前。

一落地我便俯下身去，匍匐爬向护城河河岸，身体呈“く”字形头朝下滑入护城河内。浑浊的河水扑面而来，我从水面探出头，前方出现如磐石般巨大城墙的倒影，那城墙高度足足有十五间，据说其规模在伊贺首屈一指，不过我个人认为实在与这穷乡僻壤格格不入。虽然这城墙超越一般人常识，可既然是那位大人的所作所为，也就不以为怪了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我机警地潜下水去，只留鼻子以上留意声响。少顷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无奈地咂嘴，顺势藏身在砌石背后，消除了自己的气息。

草鞋与泥土的摩擦声越发清晰，应该是看守吧。

“这样肚子不会着凉吧？”我心里不禁犯嘀咕。

凝视着黑色的水面，不由得脑海里回想起过去在柘植屋修行时竹子说过的话。

竹子是我以前一起修行的伙伴。他个子高，讲话时上身总是奇怪地前后摇摆，加之体态纤瘦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竹子。相比忍术，他认为自己在记账方面更具才能，总之是个十足的怪人。

竹子曾问过我，完全消除自身气息的时候人会呈现什么状



态。但是当时我甚至分不清消除气息同打盹儿之间的区别，就摇摇头随便糊弄了他一句“我怎么知道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竹子已经在研究所谓“隐身术”了吧。

竹子说过他想要钻研消除气息的忍术，而且传说有个唤作果心居士的人曾完美修得此忍术，其效果惊人。传说中果心居士在任务中曾经从守卫面前走过，守卫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，居士就这样穿过城门，大摇大摆进入城内。

“又是果心居士。都跟你说了，那人压根不存在。”

每当他提起这个什么居士的时候，我都付之一笑。

果心居士活跃的时期差不多在三十年前，此人是否存在过都很可疑。退一百步讲即便真有此人，就我看来也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冒牌货。如果他真会这些高超忍术，别人是根本无从得知的，我心目中的最强忍者，那绝对是无人知其名，赚得一大票后便悄然隐居的类型。反过来光从果心居士名声大噪这点看来，他的那些传说也只能是瞎编乱造而已。然而即便如此，竹子还是认为那个冒牌居士货真价实。不！他应该是暗示自己去相信，为了从柘植屋逃离。

说起来那是发生在两个月之后的事了。

那天黎明前，起床集合后，我们在赶往母屋的途中经过走廊时，在内庭发现竹子被砍死后遭遗弃的尸体，尸体没了左腕根部以下和右脚膝盖以下的部分。据说竹子想要脱离柘植屋，并企图逃往近江，但计划暴露后惨死于乱刀之下。

杀害竹子的密探矗立尸体一旁凝视着我们。

“可怜的家伙。被我追上了也不拔刀，半闭着眼睛闲庭信步，砍掉手腕也不见他消停，没办法只好砍断他的腿。”密探不耐烦地说道。

大家在走廊上无言地定睛望着竹子的尸体，面对眼前司空见惯的场景，只得诅咒这冷酷的现实。我从柱子的阴影处凝视着被殴打变形的竹子紫黑的脸，心想他生前大概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吧。从密探的话中不难推算，死前他一定以为自己是果心居士附体，这多么滑稽可笑啊！当然我丝毫没想取笑竹子的死，只是对于给予弱者无望期许的那个名为果心居士的幻影，心中升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恨意。

自竹子的死，已经过去三年。

看守从我头顶通过，等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看准时机猛吸一口气，潜入水中。

在柘植屋，比我厉害的角色比比皆是，竹子的实力也在我之上。然而我能够在柘植屋的残酷修行中化险为夷，归根结底就一点——肺活量比谁都好。

没错，柘植屋培养的忍者中，只有我具备长时间闭气的能力。所以过去被塞进麻袋丢河里也好，被推下毒雾弥漫的山谷也好，我都奇迹般地生还。相比各种忍术，鼓起腮帮闭气的能力不知拯救过我多少次。虽然作为忍者这样说脸上有点挂不住，但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。

护城河底不留空隙地打满了锋利的桩子，果然是藩主大人的做派。如果身穿铠甲的话，要穿过这里就太难了，不过我身着轻便的忍者服，反而能够轻松快捷地到达对岸。顺带一提，整个过程中我一口气都没换。

未作片刻休息，我便将手指插入石墙的缝隙，身体探出水面。从正下方看，高大的石墙如垂直地耸立着一般。我虽想擦干湿润的脸庞，但由于之前涂了黑炭，只好就此作罢。接下来我在石墙表面胡乱擦了擦湿透的忍者服，便向上方攀登而去。这里没



有安排专门的人手对石墙进行盯防，只是在深夜及拂晓各有一次，有看守装模作样地巡视一番。此事，我和黑弓交替观察三晚后才得以确认。多亏了这除了高度便一无是处的石墙，即便从驿站的屋顶处，也能轻而易举地察看这里的布防状况。

登上石墙的最高层之后，我慢慢地抬起头来。我终于来到这次任务的目标建筑——五层高的天守阁面前。

自去年大兴土木以来，如今这天守阁仍在建造中，用料为藩主大人颇为喜爱的白色石灰岩。从地面至第三层边缘的四角都固定在脚手架上，刚完工的第四和第五层在帐幕背后稍稍露出其轮廓。

霎时，我眼球不知被什么吸引，视线停住。我就这样凝视起天守阁最上层，发现其两端各设有一座虾背形兽头瓦。奇怪的是不知为何，远端的兽头瓦反而比眼前的看起来更大。

我定睛一瞅，不由得咂起舌来。

原来是蝉！

那家伙的位置与兽头瓦重叠在一起，正懒洋洋地坐在兽头瓦头上，身体靠着兽头瓦的躯干，还跷着二郎腿，看起来像是在打盹儿，样子十分优雅。

我转过头，回望背后那西边的天空，黑夜里只有那轮新月依然皎洁。相比和黑弓从驿站出来那会儿，新月的位置稍稍下沉，差点就要碰到远山边缘的影子。

接下来开始潜入行动。我先从石墙处跳出，悄无声息地飞奔至第一层石壁背后。接着骗过天守阁入口两名看守的眼睛，躲进画有藤堂茑^①图案的帷幔后方，最后通过纵横交错的踏板一溜烟向

①藤堂茑：藤堂氏的家纹，其图案背景为蔓藤类植物常春藤的叶子。

上层攀登。

我料定了蝉必定会在某处现身，因为以这样的形式登场一直都是那家伙的嗜好，所以不管怎样，我跟他都会有一场对决。我一登上第四层屋顶，立刻向侧壁发出一枚手里剑^①，接着脚下一蹬顺势跃起，跳到斜上方房檐边缘，然后一鼓作气地登上了第五层。

我仰望着第五层屋顶，四处搜索蝉的气息，却没能感知其动向。时间紧迫，我脚蹬白色侧壁起跳，落在最上层屋檐边缘后再次跃起，一口气跳上顶层屋顶。

“你来晚了，风太郎。”

还没起身，就听到蝉用他带鼻音的特殊嗓音向我招呼。

我抬起头，看见蝉还几乎是刚刚在平层望见他时的姿势，只是跨在兽头瓦上坐起身来。

“是你啊，蝉左右卫门。”面对他那张阴险且可笑的泥鳅脸，我回敬道。

接着我顺势抬起右手缓缓绕向身后，握住刀柄时刻准备拔刀。

“哎呀呀，好不容易久别重逢，你好吓人啊，风太郎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蝉。我有要事在身，有什么话下次再说。”

“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不淡定。”蝉也穿着一身柘植屋忍者的服，跷着二郎腿，脚尖对着我冷笑道，“说起来，你以前不管干啥事儿都那么笨拙，本来早就可以登上本丸了吧。刚才你进入护城河的时候，我从这里可是一览无遗哦，你该不会真以为自己藏得很好？我等了你好久，无聊到都睡醒一觉了。”

蝉把头托在呈虾背状的兽头瓦的脊骨上，夸张地打了个哈欠。

一股怒气直冲脑门，我差点就扑了过去，在节骨眼上又忍住

①手里剑：忍者常用暗器。



了。我明白，激怒对手，进而让其自投罗网，是蝉一贯的手法。我迅速向斜下方瞥了一眼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从这里根本就看不到我潜入护城河的地方。

蝉大概是看到我湿漉漉的忍者服后猜到我是从护城河爬上来的吧。我对此只字不提，只是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这说谎的混蛋。”蝉却丝毫不以为意。

“你着急个什么劲儿？今天在这里等你是有话跟你说。至于你接下来要潜入天守阁什么的，倒不关我的事。”蝉话锋一转，故作神秘地说道，“我是说来了工作啦，工作。百接到个大活儿，是尾张商人的委托。那些家伙好像不懂行，准备了远远超出通常情况的佣金。这活儿需要三个人。我想要不拉你入伙也行。如何，有兴趣没？”

蝉站在兽头瓦上，俯视着站在屋顶边缘的我，声调平稳。

从刚才起，蝉的身上就感觉不到一丁点儿杀气。自五月末离开柘植屋以来，我已经大概有三个月没见到他了，以前的他绝不是给人如此温和感觉的男人。离开柘植屋时间虽短，莫非因为混迹市井，他也渐渐学会了最起码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了么。蝉比我年长两岁，今年刚满二十。他面相寒酸，留着软软的胡须。这胡须只长在嘴角两边，各自捻作一股，像极了泥鳅嘴边那对长长的肉须。于是理所当然，蝉在柘植屋的外号就叫作“泥鳅”，但这事儿没人当面告诉过他。为什么呢？之前有个当面取笑蝉的男人，第二天在山中修炼时，被落石压在底下，悲惨地丢掉了小命。没有证据能表明是蝉做的，然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人敢当面管他叫“泥鳅”。

“喂，风太郎。我说你也该把刀收起来了，乖乖听话，我就告诉你活儿的内容。”

面对蝉沉着的话语，我依然将刀尖指向他，警惕地观察着。

趁着夜色，我看到蝉的脸上也涂着黑炭，并且从刚才起就不停地用手指捋着一边的泥鳅须子。

他的脸被手遮住，难以看出表情。他究竟是给我设了个圈套，还是真想拉我入伙？至少他好像没想彻底破坏我的行动。因为从我上屋顶开始，蝉就一直在用忍者间的语言与我对话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对话就像微风拂动的声音一般，根本无法理解其中内容。如果蝉的目的是阻止我，只需向下面的卫兵招呼一声就可以了。

我把朝向正面的刀刃稍稍倾斜，通过刀身的反射确认了一下背后月亮的位置。

还有一点时间。

我放松手腕，慢慢放下了刀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说吧。”

“那好，坐下来吧。”

蝉指了指自己对面的兽头瓦说道。

我脚踩屋顶，站在兽头瓦旁边。我看着那大小约莫九尺的弯曲的尾巴前端，用手触摸镶着兽鳞的躯干，不形于色地用刀背抚过兽头瓦的头部。

刀背顺着突起的眉宇，向左右两边扩展的鼻子往下滑动时，忽然遇到了阻力。此处乍看并无出奇之处，但刀刃就是无法滑动自如。我弯下身子，向对面那个刚够蝉端坐，犹如压扁了的馒头一般的鼻子，凑过脸去。

我突然发现，兽头瓦鼻子的表面装有好几根涂成黑色的短针。同时，我用眼角的余光瞅见蝉那原本把弄着泥鳅胡须的右手上，出现了竹筒一样的东西。